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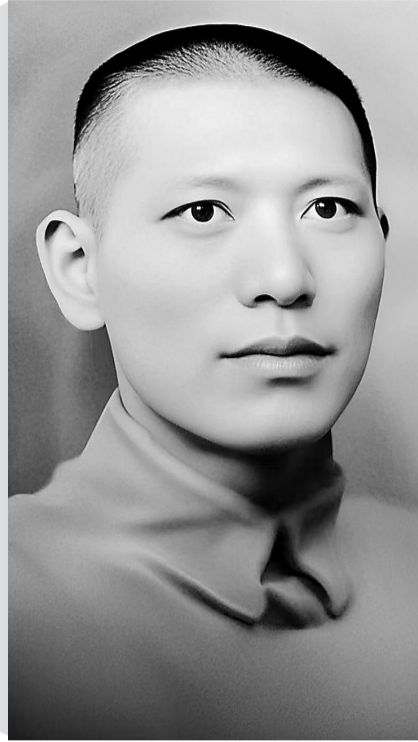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“火种播出去了”追踪……

烈士容颜被复原 杜崇杰墓碑完成重要“补白”

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



左图:杜崇杰烈士陵园守墓人陈金国擦拭烈士墓碑。
右图:杜崇杰烈士肖像复原图。



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

清明前夕,黄陂区姚集小学百余名学生来到杜崇杰烈士陵园祭扫英烈,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来祭扫。与以往不同,这次,在烈士墓碑鲜红的五角星下,孩子们发现多了一张四寸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上,面庞清秀、眼神坚定的杜崇杰永远定格在了20岁。“原来杜崇杰烈士长这个样子,好年轻……”13岁的陈宇航忍不住发出惊叹。杜崇杰1922年出生于湖北浠水,抗战时期担任黄陂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五区区长,率领一支新四军游击队在黄陂北部柏叶山区开展抗日斗争。1942年,在日伪、汉奸的一次突袭中他壮烈牺牲。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,姚集集街道崇杰村以杜崇杰烈士命名。为英雄立碑时,大家却发现,杜崇杰生前没有留下照片,碑上放照片的位置只好空缺。“抗日英雄杜崇杰长什么样?”80多年过去了,这个空缺一直是当地人的遗憾。两年前,为弥补这一遗憾,四位退休干部走到一起,展开了一段历时两年多的寻找英雄容颜之旅。

四位退休干部组队寻找烈士真容

2023年夏,姚集集街道筹建崇杰村红色科教文化站展馆,遇到一个难题:位于主展区的抗日英雄杜崇杰,除了文字事迹介绍,没有照片等影像资料。

据参与筹建的姚集集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芮荣坤回忆,当时,大家都很遗憾,“没有影像的纪念,就如同没有瞳孔的眼睛”。

对于为杜崇杰守墓半生的陈金国而言,一张照片是他的念想,“我只听奶奶说过,他很英俊。但守了这么多年,收殓了他的尸骨,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……真的好想见见”。

“我们来寻找!”这时,四位退休干部自发站了出来。四人平均年龄超68岁,听着杜崇杰的故事长大。

“哪怕大海捞针也要找”,今年71岁的卢世嘉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位。在街道民政办工作期间,为调查、还原“柏叶事件”,他不仅翻阅了党史资料及《黄陂县志》,手写40多页寻访笔记,还走访了七八位健在的当事人,甚至远赴广州拜访一位退役老将军。

卢世嘉的执着触动了曾任黄陂区委党史办、地方志办编辑的颜学甫。

颜学甫是退役军人,也是黄陂革命烈士陵园筹建小组成员。他说,为这位塑造了本地精神品格的烈士找回容颜,是对地方志工作“圆满的交代”。

两人的想法与70岁的文史研究者裴高才不谋而合,“我们要寻找的不是一张照片,而是一个人的印证”。

曾在黄陂区文化馆工作的熊克彪闻讯也加入进来,因为他知道,一个清晰、可敬的形象,对凝聚共同记忆有着无声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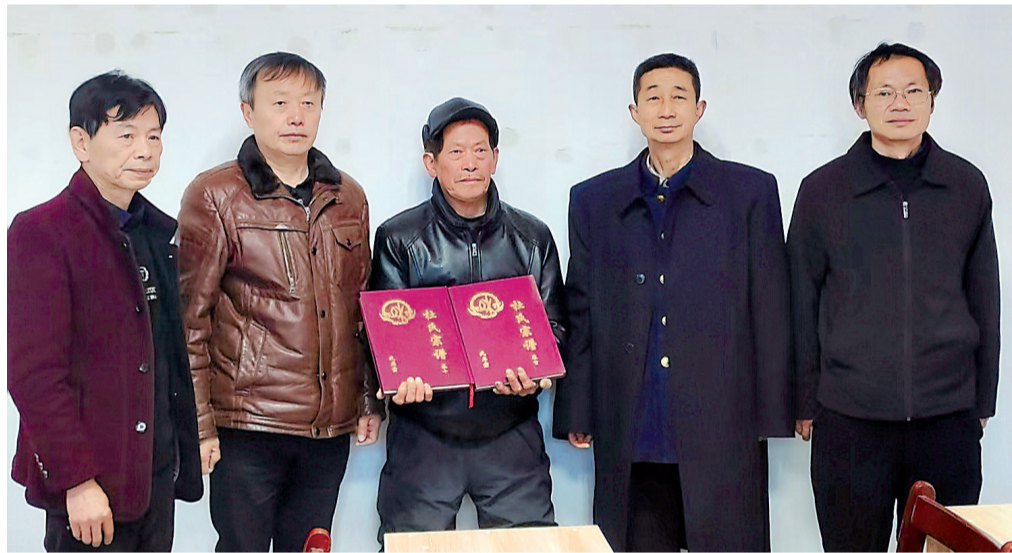
四位退休干部的寻访由此开始。

意外收获烈士父亲照片

寻访的线索只有一条:杜崇杰的老家在浠水县汪岗镇一带。

2025年初,通过黄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,四人打听到一条重要线索,汪岗镇南凉村坳上湾有位叫杜复初的83岁老人,是杜崇杰的堂弟。得到消息的第二天——2025年3月28日一早,四人驱车赶往浠水。

颜学甫至今还记得,那天天降大雨,雨刷开到最快档还是看不清路,两个多小时的行程格外艰难,“就算什么都找不到,至少要去看看那个地方,不然心里过不去”。



寻访组找到杜崇杰家谱。颜学甫(左一)、裴高才(左二)、卢世嘉(左四)与杜崇杰堂弟杜复初(中)合影。

上午11时许,四人在大雨中抵达南凉村村委会。

“我等你们很久了。”收到消息等候多时的杜复初老人捧出一本紫色硬壳封皮的宗谱,一页页翻开泛黄纸张,指给他们看:杜崇杰,1920年7月18日出生,父亲杜树华,母亲汤氏;兄弟姐妹七人,杜崇杰是老大;1942年,在碾子湾小石板桥被杀害;1966年,村民在他牺牲的地方修建烈士墓……

研究多年“柏叶事件”,第一次看到如此完整的一手资料,卢世嘉忍不住凑近细看。杜氏宗谱上显示:杜崇杰牺牲那年,父母还在,弟妹尚幼。

当四人满怀期待地询问“杜家是否有杜崇杰的照片”时,老人表示,他们也没有,但其父杜树华的照片,“一直收在老屋抽屉,回去拍给你们”。

当日13时58分,一张模糊的黑白老照片发到了卢世嘉的手机上。有了父亲的模样,杜崇杰的样貌就有了参照。

烈士墓碑上完成了至关重要的“补白”

四位退休干部着手还原杜崇杰的肖像。熊克彪见多识广,提议用AI技术做修复还原。裴高才找来了30出头的卢忠卫,他做图像处理已有十来年。

卢忠卫接过杜树华的照片,根据四人描述传说中的杜崇杰外貌特征,如脸型、眉眼、气质等,开始复原图像。

“太像他父亲了,有点老成。他牺牲时才20

岁,应该更年轻、更有朝气。”第一版出来后,卢忠卫根据四人意见,调整了画像中眉眼间距和脸型轮廓,再次发给四人讨论。

“头发是不是太短了?下巴是不是太方了?”“眼睛再大一点,要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。以前走访时听村里老人说过,杜崇杰的眼睛很有神,目光坚定。”

就这样,一版、两版、三版……卢忠卫不厌其烦地修改。直到第六版,四位老干部终于点头认可:“好,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2025年6月初,肖像最终定稿。

“真的非常高兴,彻夜不眠!”卢世嘉说,牺牲83年后,这位年轻烈士的样貌终于被重新看见,“我们对烈士、对守墓人陈金国、对政府,都有了个交代”。

2025年6月11日,陈金国接过打印好的照片,端详良久:“原来他长这个样子。”陈金国亲手把照片贴在烈士墓碑的正中间。

后来,这张“复原照”出现在好几个地方:崇杰村红色科教文化站进门最显眼的位置、黄陂区革命烈士陵园的展板上、老师讲课的PPT中……

四位老人告诉长江日报记者,这张照片或许与真实的杜崇杰仍有差别,但它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“补白”:将“烈士”这个崇高却抽象的名词,还原成了一个有名有姓、有清晰面容、可被感知、可被记住的“人”。

对陈金国而言,60年的守护,终于迎来了沉默的回望。

■长江日报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张曼舒 廖雨华

清明雨落,松柏新绿。4月2日,武汉扁担山公墓一棵雪松下,红丝带随风轻扬,白菊静静绽放。这里,没有墓穴也没有墓碑,只有一片回归自然的宁静。

年近花甲的崔庆站在树下,目光沉静,像是在与父母静静交流。清明前夕,他将父母安葬在这棵雪松下。

“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,一生都在奉献,他们选择树葬这种方式告别世界。这是他们的遗愿。”崔庆缓缓讲述着父母的往事。

崔庆说,父亲崔繁荣1931年出生在河南安阳,童年被战火染成灰色,日寇的铁蹄踏碎家园,1938年花园口大堤决堤那年,一家人背井离乡,从安阳逃难到甘肃天水,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刻进了他的记忆。母亲刘德明是重庆人,日军空袭的炸弹就在身边爆炸,她侥幸活了下来。

后来,崔繁荣考入西北工学院,毕业后来到武汉,成为当时邮电部第三工程公司的一名技术员。孝顺的他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及年幼的妹妹,这座城市接纳了他的愿望,一家人在武汉团聚。怀着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,他全身心投入祖国邮电建设。

1956年,25岁的崔繁荣走进中南海的领奖台。作为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、邮电部劳动模范,他与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一起,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。

崔繁荣家中,一张珍贵的合影镶在长条形的镜框里。这张长约半米的照片,已历经70年历史,虽陈旧且模糊,却定格了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的青春与热望。

崔庆的记忆里,父亲总是背着一个旧帆布包,一年365天有300天在外出差。“像那一代建设者一样,他立志要改变祖国落后的面貌。”崔庆说,他小时候觉得父亲很忙,但也很“甜”——因为父亲每次回来,都会带各地好吃的土特产。

“父母在,我总感觉自己是一个被疼爱的孩子。”崔庆说着,眼中已有泪光。

1991年,崔繁荣退休,却没有停下脚步。珠海机场、厦门机场、浦东机场,他在三大机场当了十年顾问。面对通信产业兴起的时代需求,他以过硬的技术继续为国家建设发挥余热。

“父亲很知足。”崔庆说,“他常说,能看到国家从贫困战乱走向安定富裕,自己的家庭幸福和睦,这一生值了。”

“他话不多,教育我的话就是好好学习,踏实做人。”崔庆说,自己没有父亲的贡献大,但父亲的叮嘱一直记在心间,“我现在日子过得平凡,也很踏实。”

经历过战火苦难的父母靠苦干实干创造了幸福生活,对生死看得格外豁达通透。1997年,崔繁荣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同志的骨灰撒入大海的新闻,便对儿子说:“这种方式很好,以后我也要水葬。”

那时,武汉还没有生态葬。

崔庆回忆,此后好多次,两位老人约定,去世之后要以生态葬的方式回归自然。

2016年,崔繁荣离世,骨灰一直在殡仪馆寄存;2023年,老伴刘德明也走了。

“活着不负此生,离开就回归自然。”崔庆记得父母在世时经常说的一句话。老两口都是工程师,理性而开朗,对生态葬方式欣然接受。“国家也在宣传,他们觉得这是好事,今年,他们终于如愿。”崔庆说。

崔庆快六十岁了。他说,父母选择生态葬,他支持、理解,也欣慰,“父母一同回归自然,我以后也会这样办”。

生态葬,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,越来越多的人像崔繁荣一样,选择用最朴素的方式告别,用最文明的方式被铭记。在扁担山,自2009年推广生态环保安葬以来,武汉已有1200余人选择这种方式。

崔庆说,父母走了,但他知道,他们并没有离开。

在雪松的年轮里,在春风的呢喃里,在每一场清明细雨中,他们与这片深爱的土地,永不分离。

风铃摇曳寄思念 手作香囊慰故人



长江日报讯(记者周志萍 通讯员张曼舒)武汉积极倡导的“无烟祭扫”如今成为市民的自觉行动。4月4日,长江日报记者走进武汉龙泉山孝恩园,看到,菊花、贡果是祭扫“标配”,还有不少市民自己动手制作风铃、灯笼和香囊前来祭扫。

龙泉山孝恩园入口处有5处香烛纸钱寄存点。记者看到,在志愿者引导下,一些市民主动将自带的香烛纸钱寄存,换取一朵鲜花和一根红丝带,随后前往墓区祭祀。

墓区主干道两旁的樱花树上,500个风铃随风摇曳、叮咚作响。据孝恩园工作人员郝利红介绍,“这些风铃是一周前市民亲手制作的,大家积极配合,认为这种祭扫方式雅致又有意义。”除风铃外,孝恩园当日还准备了1000个纸灯笼、500个祈福香囊,供市民亲手制作,挂在亲属墓碑两侧寄托思念。

94岁的游奶奶在孙女陪伴下,手捧菊花来“看望”老伴,她笑着说:“这里像个花园,没有烟味,我以后安葬在这里,也开心。”

28岁的孔小雨(化名)来为外公扫墓,特意带来网上定制的相机:“外公生前是摄影发烧友,先到墓前拿给外公‘看’,再去外面的指定焚烧点‘寄’给他。”孔小雨表示十分理解并支持“无烟祭扫”。

武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全市各陵园持续推广鲜花祭扫、丝带寄情、无烟祭扫等低碳方式,引导市民转变观念,文明祭扫蔚然成风。

寄托思念的风铃,挂在树上。

讲文明 树新风
长江日报公益广告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|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|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